

褚遂良

杜正倫

岑文本

竹居玃廬

全唐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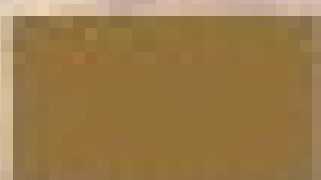
卷一百四十九之一百五十

楊廷臣

杜士奇

吳大澂

竹居跋



金匱要略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九目錄

褚遂良

請節勞表

請廢在官諸司捉錢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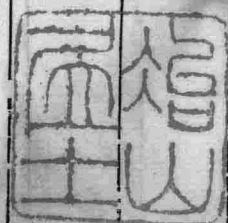
請千牛不簡嫡庶表

請不窮逐實智純表

諫夜飲表

諫五品以上妻犯姦沒官表

再諫五品以上妻犯姦沒官表



金史卷一百四十一
請宮中眼花浪見不得輒奏表

諫魏王泰物料踰東宮疏

諫以皇子任刺史疏

諫討高麗疏

諫戍高昌疏

諫寢殿側置太子院疏

諫親征高麗疏

諫納莫離支貢疏

論房元齡不宜斥逐疏

諫與薛延陀絕婚疏

諫窮問張元素出身疏

玉璽記

搨本樂毅論記

潭府帖

山河帖

與法師帖

唐太宗文皇帝哀冊文

故漢太史司馬公侍妾隨清娛墓誌銘

大唐故左僕射上柱國太尉梁文昭公碑

唐太宗文皇帝哀冊文

與宋綯書

山阿詩

學海詩

蘇本樂錄會稽詩

五題詩

新泉問謝云素出長施

裴與韓書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九

褚遂良

遂良字登善散騎常侍亮子初授秦州都督府鎧曹參軍
貞觀中累拜中書令與長孫無忌同受顧命高宗立爵河
南郡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爲右僕射諫立武
昭儀爲皇后左遷潭州都督再貶愛州刺史顯慶三年卒
年六十三神龍元年武后遺詔復其爵位

請節勞表

臣遂良言伏承風氣小動正進湯藥臣荷恩光不勝愁懼

既聞御膳平和一則以喜伏惟陛下異人者神明同人者
五情夫人之生以神爲主太用則虛形太勞則倦有此

而不生疾者非所聞也陛下昔年力平寇亂及臨寶位憂
勞萬國龍荒沙漠何所不思情切於此無時懈怠遂令陛
下鬚鬢爲之早白又數年已來耽翫書史每作文咏兼諸
手筆日暮繼燭運心不停又詰朝與羣臣論政數百千語
音若韶夏理同蘭玉若非辛勤何以得此且以天情愛好
不能自息臣愚誠恐陛下今猶看讀夫人年踰四十筋力
漸疲篤而不休更增疹疾然君以百姓爲心百姓以君爲

臣昧死上聞康天不安寧陛下已讀得之者用之不可盡已
知者當世不能踰伏願節諸言語且無披卷每減思慮微
疴自遣天下蒼生之所幸賴臣不勝區區謹敢表聞伏願
無覽臣之表遣傍人讀知臣章臣願足矣下愚之情伏深
戰灼書

臣請廢在官諸司捉錢表

臣遂良言古稱君爲元首臣作股肱梁棟榱桷隨能助化
所謂成海取乎細流崇山由乎積壤然則爲治之本在於
擇人不正其原遂差千里周禮卿大夫之職考士德行獻

之于王而受之登于天府漢家以明經拜職或四科
辟召必擇器任使量才命官然則市井子孫不居官吏大
唐制令憲章古昔商估之人亦不居官位陛下許諸司令
史捉公廨本錢諸司取此色人號爲捉錢令史不簡性識
寧論書藝但令身能估販家足貲財錄牒吏部便卽依補
大率人捉五十貫已下四十貫已上任居市肆恣其販易
每月納利四千一年凡輸五萬送利不違年滿授職然有
國家者嘗笑漢世賣官今開北路頗類於此在京七十餘
司相率司副九人更一二載後年別卽有六百餘人輸錢

授職伏惟陛下治致升平任賢爲政或太學高第或諸州
進士皆策同片玉經若懸河奉先聖之格言慕昔賢之廉
恥拔十取五量能授官然犯禁違公輒罹刑法况乎捉錢
令吏主於估販志意分毫之末耳目鄺肆之間輸錢於官
以獲品秩荏苒年歲陛下能不使用之乎此人習與性成
慣於求利苟得無恥豈蹈廉隅使居其職何向而可將來
之弊宜絕本源臣每周遊民間爲國視聽京師僚庶爰及
外官異口同辭咸言不便臣無容靜嘿輕敢表聞伏願更
勅朝臣遣其詳錄輒煩聽覽伏深戰慄謹言

請千牛不簡嫡庶表

臣遂良言臣聞主祭祀之胄必資於嫡長擢文武之材無限於正庶故知求賢之務有異於承家前王制禮緣情斯極永嘉以來王塗不競在於河北風俗頓乖以嫡待庶而若奴妻遇妾而如婢廢情虧禮轉相因習構怨於室取笑於朝莫能自悛死而無悔降及隋代斯流遂遠獨孤后罕睢鳩之德同牝雞之晨普禁庶子不得入侍自始及末怨曠未弭聖朝御治深革前弊人以求進不論嫡正自茲二紀多士如林今者簡千牛舍人方爲此制臣竊思審於理

未安何者母以子貴子不緣母也今以母非正室便言子
無貴仕則趙衰孕於越婢遙集產於胡姬田文枚臯皆妾
子也文則播美於強齊臯則有聲於隆漢未聞前載有所
間然此類甚多備存史冊不敢煩引輕黷宸嚴今反棄古
實從近事以妬忌之政施明敷之日非徒英雋交屈固亦
競端斯始王者設教務慎其源源流一開爲弊必甚儻側
室之子負才而不用君棄之於上家輕之於下忠孝不展
友愛無施如此等人豈不怨憤雖隔千牛之選仍許三衛
之宮色類乃復稍殊捍禦至竟無別若惟才是用人自甘

心一彼一此異端斯起至於昨來檢括麤人公孫武遠及
崔仁師等兒多是嫡子故知善惡由乎積習邪正寧限嫡
庶必然之理不言可明伏願更量可否還遵昔制不使側
室之胄有高才而被屈正妻之子雖至愚而獲用則嫡庶
於此分鑿諍訟無因發矣前選已了不可更追乃今補闕
猶得詳審臣蒙恩獎擢廁近司事有未安豈敢自默謹以
表奏伏增惶悚

請不窮逐竇智純表

臣遂良言竇智純不自循名陷於險薄既是陛下近親由

來之所詣委然智純戚屬使任女爲王妃結髮從我實爲
故舊書言昔在唐堯以親九族陛下憲章前事自須進退
以禮方今刑網寬大不以疑罪與民宏基所注箭射舍中
事已非實智純自藏獨樹狀又難明所以刑部大理各相
得失陛下已出智純爲開州刺史便是貶責正當處分已
畢今之餘事只是窮逐語言但智純戚屬貴望親姻旣蒞
職居官布在朝野相逢談說言議是常兼復其婦積病在
牀命懸朝夕卽日刑部官司及在朝士皆不欲陛下更窮
此事設令實推得智純自藏獨樹誣宏基家人刑名指歸

殊非重大況又事跡曖昧猶未分明若久窮逐便成苛細
生於物議虧損至德如臣愚見伏願更施天澤赦其所短
情存故舊不失善聲卽日在外議論如此臣猥居諫職而
不敢不聞塵黷聽覽伏增戰慄

諫夜飲表

臣遂良言臣聞三爵獻酬所以成禮七升爲限謂之無度
書之雅誥其慎在酒伏見去月二十七日爲太子成婚訖
北門賜三品以上宴自日辰時連至三更疲勞聖躬尤非
盛事有識者云云皆言非是昔孫權漢后酒敗其德昔陳

完謂齊景公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白日傾酌是陶神情
伏願陛下更無夜飲臣以虛薄拾遺是司不辭嚴誅輕敢
奏聞謹陳庸淺不勝戰越

至敬大諫五品以上妻犯姦沒官表

臣遂良言臣聞大聖文明必垂憲法使聽之者知善聞之
者自新謂之中刑而終久無弊糠粃古昔而樹之風聲冠
蓋百王光茲至道伏惟陛下心記五車坐談千卷斷決機
務必先至理臣昨日伏見勅至門下五品已上官人妻及
女等有犯罪者並沒爲官婢夫犯惡逆始用此刑不然歷